

足本
句讀

經義述聞

上海文瑞樓印行

還密署



左上
左中

經義述聞第十九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下七十條

不靖其能

造舟于河

露其體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董振擇之

寡君舉群臣

且諺曰

四方之虞

亨神人

以盟其大夫

使亂大從

議事以制

聳之以行

願與諸侯落之

寵靈

行期

黃熊

陟恪

不能相禮

聖人之後

官職不則

樂

孤斬焉在袞經之中

貌不道容

是四國者

形民之力

子毋勤

曰義也夫

非無賄之難

大城城父

札瘥天昏

私族於謀

棠君尚

親戚

鄙

琴張字子開名牢

齊侯疥遂疔

偃介之闕

取人於菑蒲之澤

古之遺愛

廷求枉反

問于介衆

莫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五牲三犧

季郈

宣王有志

以閒先王

官宿其業

易之亡也

若為三師以肄焉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不為義疚

魯君世從其失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孟懿子會城成周

備物典策

少帛

基閒王室

以約為利

如驂之靳

彤鏤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之乎

潛師閉塗

先王

一盛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爭明

使處吳竟

魯人之皋

經義述聞第十九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下七十條

不靖其能 請免之以靖能者

昭元年傳。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杜注。不靖其能。二句曰。安靖賢能。則眾附從。引之謹案。其能謂處不辟汚。出不逃難也。而云安靖其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則文不成義矣。今案傳曰。靖其能。又曰。賞其賢。則靖與賞意當相近。傳又曰。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又曰。請免之以靖能者。則靖有表章風勸之義。靖當讀為旌。旌表也。言魯使本當戮。以其能是二者而免之。所以表章之也。表其能。即是賞其賢。故下文又曰。賞其賢矣。旌表其能。所以勸群吏。若不旌其能以示之。孰肯勸勉而為能者乎。故曰。不旌其能。其誰從之也。僖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竝與此同義。以六書之例求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主即生字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得通作靖。旌之通作

靖猶旌之通作精也

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即精密字

造舟于河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舟以為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為梁郭璞曰比船為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為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造昭十一年左傳僖子使助遂氏之造杜注曰造副倅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造薛綜注曰造副也義與造舟並相近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皆由不知造為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露其體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家大人曰露猶疲也憊也呂氏春秋盡數篇曰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聾為聵處目則為瞶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疔處足則為痿為蹙然則氣鬱而不宣者體之所以憊也故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方言曰露敗也管子五輔篇

曰振罷露

罷與資之絕

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為疲備之義露羸一聲之轉

故廣雅曰疲羸備

與德同

極也列子湯問篇氣其猛形其露張湛曰有膽氣而體羸

虛是露即羸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

路也

令本羸路作羸困之路也

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呂氏春秋

秋不屈篇士民罷潞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竝曰潞羸也路潞皆與露同故杜

言體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瘁則骸骨露又云羸露是露骨之名

其義與保相近保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家大人曰晉侯以近女而生

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為我心疾則漢人

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為生字之誤也

蓋生誤為至又誤為室

是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

為句本文女蠱為韵下文食志祐為韵

飛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韵若是謂鳳皇于

陽可以與兵之類是也

若以近女室為句疾如蠱為句則失其韵矣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

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

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

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下文亦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段氏說文蠱字注。讀是謂近女室疾為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以近女室疾連讀。如蠱為句尤非。

董振擇之

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注曰。董正也。振整也。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為整理之義。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引之謹案。擇女為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為動。動振之言振動也。振動謂之動。振猶恪恭謂之恭。恪是也。昭十六年傳。無有不共。恪是也。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舞。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後鄭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寡君舉群臣

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群臣也。家大人曰。舉當讀為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與。禮運。選賢與能。即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也。

楚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史記呂言不唯寡君與群臣受賜而已

后紀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

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

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成四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老是也正義失之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家大人

曰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

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

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

覽州郡部三引此竝作曰諺曰今本晏子春秋雜篇有晏子使晉一篇文與左傳

非晏子原文其原文見元刻本及明沈啟南本與左傳事同而文異左傳之諺曰

四方之虞

四年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

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

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韋注虞備吳語曰

越曾足以為大虞乎韋注虞度也亦失之又曰今伯父有荊蠻之虞皆其證也

亨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杜注曰：亨，通也。陸縉附注曰：劉向新序善謀援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傳遜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亨為古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為長引之謹案。亨當從新序讀為享。杜不讀為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歌神人。杜注曰：歌，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歌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并及於人也。又繁亨為古享字，以誤解為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為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為享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為通，故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以盟其大夫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義曰。崔杼弑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惠氏補注曰。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慎行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疆。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為正。家大人曰。惠說非也。弱其孤。謂弱景公。孔說是也。盟其大夫。謂崔慶盟國人於大宮也。自弑其君以下三句。皆一時之事。若崔杼父子之死。在弑莊公後三年。與前事絕不相涉。慶封之害崔杼。非其罪之大者。楚靈王無為數之以告諸侯也。呂氏春秋作亡其大夫者。亡字古讀若芒。盟字古亦讀若芒。說見唐韻正盟亡同音。故借亡為盟耳。盟明亡三字古並同音。管子七

法篇世主所責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亡君即明君也。明之通作亡。猶盟之通作亡矣。高氏昧於假借之義。故云。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惠氏又以弱其孤為殺崔成。崔疆。夫崔成。崔疆慶封已殺之矣。豈特弱之而已乎。且以孤為崔杼之子。則弑其君。弱其孤。兩其字義不相屬矣。若必改盟為亡。則下文之以盟諸侯。又作何解。何不察之甚也。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大從曰。使從於亂。釋文正義。竝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為從於

亂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書傳從字多訓言為順不煩枚舉立適大順也令殺適立庶則亂大順矣助君順也令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言犯順僖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邪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為是

議事以制

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為臨事非也漢書刑法志引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議讀為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案李以議為議論之議亦非傳意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為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竝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案惠說是也儀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庭度之出則應于民心與擬皆度也作儀者假借字耳正義曰必議論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其胥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胥體儀也下今文儀或為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為艾獵城沂程土物議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期皆言度其遠邇也魯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度其老幼也

淮南倣真篇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畧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議即隱儀

曰隱度也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語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儀度也

儀作字又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女侍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

聳之以行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刑法志聳作懾顏師古注曰懾謂獎也

家大人曰顏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聳

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言曰自闕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

或曰獎獎與獎同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慫慫勸也南楚凡已不欲

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慫與聳義亦相近

願與諸侯落之

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為落正義曰雜

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寢

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

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者以其言落必是

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

始成祭之為落。正義謂祭中雷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釁者不神之。則

不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庾蔚之解雜記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

之。則庾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

今君為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是享賓客以落之。故

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為證。

哀十七年傳曰。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事亦相類。昭七

年傳又曰。楚子享公子于新臺。即是與諸侯落之事也。然則落之事。享也。非祭

也。四年傳。叔孫為孟鐘饗大夫以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為釁鐘。正義謂以

血澆落之。竝非是。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群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

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文訓落為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

或以為祭。或以為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為始。而誤以為澆落之

義也。

寵靈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引之謹案。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

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三十二年傳曰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曰寡君欲徵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靈亦福也班固典引曰益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寵靈二字亦承福字言之是靈與福同義此傳上文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甯爾民即所謂寵靈也下文曰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又承寵靈言之是寵靈楚國即寵福楚國也若云寵威楚國則義不可通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遠啟疆如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黃熊

引之謹案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

昭七年

國語皆載此事其字竝作熊羆

之熊舊本無不如是

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謂諸舊本也

自解者以絲為黃熊入於羽淵輒疑獸非

入水之物而讀為鼈三足能之能

正義引梁主曰鼈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蓋出梁元帝左傳音史記夏本

紀正義曰。熊之羽山。化為黃熊。至唐初。遂有徑改為能者。
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

之本。而非舊本矣。此說之一變也。或眩於熊與鼈之二說。而不能定。遂於作能之本。而如

字讀之。不以為熊。亦不以為鼈。而以為說文之能。熊屬足侶。鹿見釋文此說之又一

變也。今案黃熊入夢。乃繇之神。神狀似熊。非真熊獸也。獸非入水之物。而神則可

以入水。中山經曰。驕山。神囂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恒遊于睢漳之淵。出

入有光。海外東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蜚蜚北。兩水閒。其為獸也。

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則神之獸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太平御覽獸部二

十引瑣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

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熊。則赤熊

固入淵矣。此黃熊入夢。與彼畧同。何得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文載一說

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正義曰。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此說是也。若以為能鼈

之能。則黃字義不可通。爾雅鼈三足。能不云色黃。白帖卷九十七。熊下。引逸周書

王會篇曰。東胡獻黃熊。今本逸周書作黃熊。蓋後人所改。李善注南都賦。引六韜曰。散宜生得黃

熊而獻之紂。則熊固有黃色者。黃熊。蓋即熊也。爾雅。熊如熊。黃。傳言黃熊。則其獸

而非鼈明甚。正義引張升反論。令本并誤。叔。反誤皮。鮪化為熊。與騰蠅為韵。傳元

辨見錢氏經史答問。鮪化為熊。與騰蠅為韵。傳元

潛通賦鮌殛變而成熊與終窮為韻而斷以王劭云古人讀熊于陵反張升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其辨明矣張升後漢人傳元晉人而字皆作熊不作能蓋當時猶未有三足鼈之謬說也今由正義所引而更以五證明之楚辭天問化為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王注不以為三足鼈則其字作熊不作能可知其證一也說苑辨物篇載國語之文曰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邪意厲鬼也子產曰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字正作熊與宋明道本國語相合明道本注曰熊似羆祖天問補注亦誤謂國語作能其證二也論衡死偽篇載左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及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為黃熊之文而解之曰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為文無形篇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羽山化為黃熊過人字正作熊與死偽篇同且以虎熊並言則其為熊字無疑今本熊作能如雙行小字於下曰熊與死偽篇同且以虎熊並言則其為熊字無疑今本熊作能如又作能者是蓋考之不審也則其字為熊羆之熊明矣其證三也正義引賈逵曰熊獸也如傳本作能則賈氏當以三足鼈釋之今賈云獸而不云鼈則其字作熊可知檢經典釋文序錄注左傳者六家莫前於賈逵解詁而字正作熊則熊為左